致读者

新年伊始，万象更新。全新改版的济宁日报《文化周末》今天面世了。全新的《文化周末》秉持书写济宁文化、为济宁人书写的宗旨，着力打造更高品位、更高追求的济宁文学艺术高地。每月四期，周五出版，版面及栏目涵盖小说、散文、诗歌、文艺评论、书画等，以期为读者呈现更加丰富多彩的文化盛筵。

邮箱：jnculture@163.com

漫时光

兰妃茶香

张建鲁

济宁市科苑路上的天添茶庄，是以卖“龙润普洱茶”为主的专营店，也兼售其他季节时令的好茶。楼上有三间别致茶室，茶室里挂着与茶相关的名人字画，专供老茶友老茶客品茶的清雅之地。近日慕名探访“天添茶庄”，热情的店长推荐了一款叫兰妃的香茶。听名字不由得心动起来。没见其茶，已入其心。兰妃茶入杯注水，起初给人的感觉，是那一缕幽兰似的香，从杯口袅袅地、试探性地溢出来。那香，不似夏日繁花的浓烈扑鼻，倒像是深谷里被月光过滤后又洗过的风，带着露水的凉意，清清冷冷柔柔绵绵地，一丝丝钻进你的鼻孔，旋即又散了开去，只留下一片空灵的怅惘，引着你再去寻觅。

我的目光便不由得落在那杯中的叶片上了。水是嫩绿微黄的，像一块把玩多年的旧玉，又像初春解冻的溪流，澄澈而明亮。一片片茶叶，先前还蜷缩着，如冬眠的幼虫，此刻却得了水的滋润与召唤，竟自然舒展开来，一根根秀直地、饱满地立在杯底，仿佛一队训练有素的、纤巧的碧色宫女，垂着白毫的纱衣，在水波的微漾里，静静地演着一段无声的舞蹈。那芽头是极嫩的，顶着一层茸茸的茶毫，在灯下泛着柔和的光。看着它们，你几乎能想见蒙顶山上那早春的晨雾，想见那被第一缕阳光吻醒的茶尖上，颤巍巍擎着的一滴清露，与你对视着。

这名叫“兰妃”的茶，名字是顶好的，一听就记住了。既有兰的幽贞，又有妃的贵气。一个“妃”字，便教人无端地想起许多宫闱旧事，想起那些被金碧辉煌的殿宇所囚禁的、美丽而哀愁的羸弱灵魂。茶台上彩印的宣传册摘编的史料里，正躺着一位慕容氏的“兰妃”。她是叛臣兰汗的女儿，是后燕皇帝慕容盛的妻子。史书上的笔墨是吝啬而冷酷的，只寥寥几句，便勾勒出她悲剧的一生。她那样痴心地爱着她的丈夫，在父亲与夫君的权力倾轧间，她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她为他向暴戾的父亲哭诉，为他向母亲求救，甚至不惜欺骗自己的父兄，只为保全那个她深爱的人。可她换来的是什么呢？慕容盛杀了她的全家，灭了她的宗族，登上帝位后，只因她是仇人之女，便始终厌弃她，连一个皇后的名分也吝于给予。她只是一个“妃”，一个永远带着原罪烙印的“妃”。史书没有记载她后来的结局，只在慕容盛遇弑、后燕灭亡的宏大叙事里，将她轻轻抹去。

她就像一颗微尘，在历史的狂风中，不知飘零到了何处。是化作一粒茶籽？落在深山幽谷，找到了自己灵魂安放之地。

我总想象，在皇家那些肃杀的秋夜里，这位兰妃的宫中，是否也曾泡着一盏茶？那茶汤里，是否也映着她苍白而寂寞的容颜？她的生命，不正像这杯中的兰妃茶么？蕴藏着自己的所想所思？就杯中冲泡的茶叶本身，是蒙顶山早春的头采，是天地间最清灵、最鲜爽的菁华，这好比她最初那份纯粹而无辜的爱恋；而后，却要经历那“闷黄”与“窨制”的工艺。那“闷黄”，是微微的发酵，是热与湿的包裹，是一种看似毁灭、实则转化的酝酿，如同她被卷入的政治漩涡，那父死族灭的惨痛，那被挚爱厌弃的绝望，将她的生命由“绿”生生逼成了“黄”，褪去了少女的明艳，添了一份隐忍的醇和。而那“窨制”，更是将她的魂魄，与那名为“命运”的兰花反复熏染、交融，直至骨子里都透出那清新的苦涩与幽香来。

兰妃一生的故事，都浓缩在手中这杯细啜慢饮之间了。

热情的店长说，去岁春暮，有幸登上蒙顶山。才至山腰，便觉气息别样，不是江南烟雨的缠绵，亦非北地春寒的料峭，而是种沁着甜润的清凉。茶树梯田似碧玉台阶，从云雾里层层垂落，每片新芽都噙着露，日光穿过云层时，便泛起细碎银光，恍若万千星子坠在翡翠之海。

引路的茶农说，此地四季云遮雾绕，年降雨日逾二百天。说话间，山岚忽漫过来，竹影茶田俱化作水墨晕染的痕迹。及至选茶室，见制茶人正在竹匾前拣选。新采的茶青与当日摘的兰花瓣层层铺叠，她双手魔幻般翻飞，动作里带着近乎虔诚的轻柔。忽有山雨叩窗，制茶人推开老式窗子，湿润的风挟着兰香茶气涌入，扑在了怀里。

今天又细说起兰妃茶来，恍惚又见蒙顶山云雾正从千里之外漫来，带着那阵永远停在春分时节的温柔湿润的暖意。

思绪飘得远了，茶香又把心拉了回来，再回到眼前这盏茶。待水温稍降，我又端起杯，轻轻呷了一口。茶汤触舌，是一种极鲜醇的爽利，仿佛一口吸尽了山间的灵气。那兰花的香气，此刻不再只是飘在空气里，而是化入了水中，随着茶汤滑过喉间，留下一种清甜的回甘，持久不散。这滋味是复杂的，初尝是绿茶的清冽和淡淡的苦，像一段青春年少的爱恋，毫无杂质；细品之下，黄茶那“闷”过的底蕴便泛了上来，醇和、温厚，甚至带着一丝极微妙的、类似熟谷物的暖甜，这又像历经劫波后，一种无奈的包容与坚韧。浓，却不觉得苦涩；醇，也绝不寡淡。它让你清清楚楚地知道，这美好的滋味背后，是经历过高温的杀青与用力揉捻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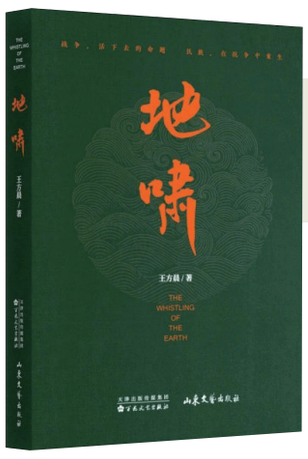
这复杂的工艺，这交融的滋味，忽然让我觉得，这茶，竟不像是给人解渴的世俗之物，倒像是一位得道的高僧，或是一位参透世事的哲人或老者，在无声地说法论道。它告诉你，极致的清芬，往往生于最不堪的氛围和环境；历久的醇和，必定经过难言的闷郁。那慕容盛固然是狠戾的，那兰妃固然是可怜的，但千载之下，我们借着这一盏茶，所品味与叹惋的，却终究是那个在绝境中仍不失其“香”的灵魂。她的痴情是她的“香”，她的坚韧是她的“香”，她在那般屈辱与悲苦中活下来的每一天，都是她对不公命运的一种无声的、清冽的抗议。这茶香，便不只是兰香与茶香的简单融合了，它成了一种精神的象征，和品茶者思想的升华。

不觉已饮了三开，茶汤的颜色渐渐淡了，但那杯底余存的冷香，却愈发地清幽起来，带着一丝凉意，固执地在茶室萦回着。这冷香，或许便是兰妃在史书那一页空白处，留下的最后一声叹息。

窗外的天光，已由午后的明亮转为黄昏的柔和，金色的光线斜斜地照射进来，给茶桌铺上一层暖融融的毯子。杯中的“残渣剩叶”，已完全舒展开来，静静地卧在杯底，像一群演完了戏，卸了妆，在后台安然歇息的伶人。

我忽然感到一种深深的满足与平静。这半日的时光，因探寻了解这一盏兰妃茶，竟过得像读完了一部浓缩的史诗。它让我在唇齿间，尝到了春天的鲜灵、历史的幽邃，与人生的百味。那兰妃的魂魄，想来也并未完全消散，她化入了这每一片被兰花窨制过的茶叶里，年复一年，在有心人的杯中，又一次次地复活着，将她那清苦而芬芳的故事，娓娓道来。

我恋恋不舍地离开了“天添茶庄”，回到家中的“五味斋”书房。那兰妃的茶香，早已不止在杯中，不止在室内，不止在心中……流淌在笔端，它溢满了我的书房，溢满了这整个恬静的夜晚，更将要溢进我那即将到来的、清远淡雅的梦里去了。



编者按

2026年元旦前夕，著名作家王方晨长篇小说《地啸》座谈会在我市隆重举行。《地啸》是以抗战为题材的长篇小说，雄奇瑰丽，引人入胜，具有多重创新和突破。会上，众多专家、学者围绕小说的艺术价值、思想价值进行了热烈充分的研讨，产生了多篇有深度、有见地的评论和论文。现编发部分评论，以飨读者。

一部叩问人性与历史的民族史诗

山东文艺出版社社长 《万松浦》杂志社社长、主编 徐迪南

《地啸》是著名作家王方晨老师最新的抗日题材长篇小说，也是入选《山东省“沂蒙精神代代传”红色文化主题文艺创作传播规划》的一部重要作品。故事发生地，是一片年轻的土地——位于黄河入海口冲积平原上的皂坝头村，一个由失地灾民集聚而成的自然村落。作品以此为叙事原点，抒写黄河口普通民众奋勇抗战的民间传奇，也成就了一部叩问人性与历史、富有哲思的民族史诗。

《地啸》将抗战的内容，嵌入极具质感的对乡村生活的描绘之中。书中的乡间人物和他们复杂的生命体验，富有特色的黄河口风物，以及交错缠绕的叙事空间、将写实和寓言化融为一体的写作手法，都大大增强了这部小说的可读性和纵深感，也将“抗战”这个被众多作家反复书写的题材呈现得别有神气。

罗得宝、罗小虾父子，不是惯常意义上的正面角色，而作家王方晨正是以他们的视角，勾勒出乡村的日常和演变。也因为他们游离于抗战自卫团之外的身份，与故事主线拉开了距离，使小说的叙述产生间离效果，故事因此更加丰富多义，形成乡村生活和自发抗战的多声部民间叙事。

罗得宝的怯懦与幽暗，小虾的狡黠和扭曲，读来印象深刻；而他们的人生悲剧，是时代和人性所造就的悲剧，因此各有苦衷和逼不得已。至于小说中的皂坝头村抗日自卫团，本是“一群庄稼人”的英雄好汉，他们以素朴的理念，践行保家卫国的理想，但同样，他们有怯懦和犹疑，有恐惧和盘算，但面对侵略者的残暴，他们依然选择了义无反顾战斗到底的反抗。他们游走于黄河口各个乡村，沉默像幽灵，敏捷似鬼魅，英勇如传奇，为厚重的中华历史续写了关于不屈和大义的新章。

而当代部分，自卫团核心领导人物老萧的儿子，如今的将军，他对故乡深沉复杂的情感，直面亲人施压、故乡请托，对大型乙烯工程项目落地具体地点的“争”与“放”的清醒处置，都属深明大义，与先辈当年的抗敌义举，同样令人折服；而这些具有不同年代印记的故事，也使曾经荒无人烟的临海之地上，先辈乡人的流徙—生根—生存—抗争—发展的历程，形成了完美的传承闭环。

在长篇架构之中，王方晨老师依然精于文字的营构，毫不放松。他笔下，寂静的荒原，无边的苇荡，明亮的水洼，惊飞的鸟群，高耸的苇垛，勾勒出大陆边缘，水与土交汇纠缠地带的独特意象；活动其间的人物，怀着各自的悲欢和憧憬，复杂而真实，充满内在张力，在历史的磨难中淬炼成长，完成各自的人生课题。

而在写作手法上，自卫团员老黑背着牺牲的战友祖贵回村的“欲飞”的姿态，老萧和宋兰香在庵棚相聚那晚突如其来的狂风，炮火中喷射果实的酸枣树，无不具备寓言与魔幻现实的色彩，使传统题材具有了丰富的意蕴。

《地啸》是一部抗战史，同时，也是一部乡村史。年轻的土地之上，四方逃难的人们来此落地生根，形成了更加年轻的村庄，而其间居住的，却依旧是古老的族群：古老到与黄河有同样的肤色，古老到在历史一次次的风狂雨骤中，在历史每一个惊心动魄的皱褶里，都寸步不曾离，寸步不曾让，一直紧紧依贴着这块土地，世世代代在这土地上生长、劳作、守望，开枝散叶，生生不息。他们耕种和享有这块土地，固守和保卫这块土地，而在他们身后，就像牺牲后被妻子亲手埋进自家屋中的自卫团员祖贵一样，也终将化为泥土，从而凝结为这块土地的一部分。

读罢《地啸》，仿佛镜头推远，分明看到，顽强地在这块土地之上生存繁衍至今的族群，他们拥有和这块大地颜色相近的肤色，他们与脚下的大地本是一体。也正因此，现实叙事被推向了寓言高度：他们的情绪暗涌，他们的奋起义举，他们的心声与怒吼，分明与大地的悸动呼应交织，共同构成了宏大悠远、气势磅礴的翻涌和呐喊，我理解，或许这就是王方晨老师笔下的“地啸”。

驰过大地和心灵原野的呼啸

纪广洋

捧读王方晨长篇小说《地啸》，扑面而来的是一种尖锐的、凛冽的、深沉的、近乎地质裂变的撕裂感。小说以“地啸”为名，却非单纯地质现象的描写，而是对莽原、对心原、对心地的多层隐喻——从小处说，罗得宝因屈辱，对罗小虾一再动杀心、对老萧一再想复仇，是人性是心地的“地啸”；从大处说，皂坝头的人们本来过着卑微低贱、苟且偷生、散乱无序的凡俗生活，因为鬼子来了，却有了一致抗击的惊天动地的泣血奋发，是民族大义是同仇敌忾的“地啸”……

于是，《地啸》呈现的就不仅是文字本身、文字表面的一般叙事，就有了从文心到匠心的深层的浩叹与张力。

很明显，王方晨不满足于传统乡土文学对田园牧歌的怀旧式书写，也不满足于诸多抗战小说单向度英雄主义的叙事局限。而是像一位冷静专业的心原“地质”学家，用文字的勘探工具层层剥离地表，揭示乡土社会原乡原本的厚积层中历史的记忆、岁月的隐痛和人性的冲突。

小说的时间线在现实与过去之间穿梭，如同地质年代的断层与叠加：抗日战争的创伤余怒……改革开放的转型阵痛，这些不同“地质时期”的断层在土地原野、在心原心地上漫延、交汇、碰撞，且以“地啸”的意象一次次“爆发”。这种叙事结构打破了线性时间的束缚，使小说蕴含了历史的纵深、人性的复杂与现实的广度。

在人物塑造上，《地啸》摒弃了简单的善恶二分法，而是呈现出人心人性的复杂“地层”。小说中的每个角色都像是被不同历史时期的神奇力量塑造而成的“地质标本”。特别是主人公的命运轨迹，宛如一条贯穿多个地质层的“钻孔岩芯”，记录见证保家卫国、生息繁衍以及时代进程中的挤压与变形。

王方晨的笔触无论是抗战、抗灾还是抗衡，始终保持着对土地本身、对人性本真的敬畏与悲悯。《地啸》中的土地不仅是人物活动的背景，更是具有主体性和深层性的存在。这片土地承载着生命图腾、幸福奢望，也埋藏着人祸天灾的陷阱深坑；它哺育了一代代人，也见证了无数的牺牲与背叛。小说中一系列的意象——苇荡、苇垛、黄河、水洼、大水、大豆等等，无不超越单纯的景物描写，无不负载着文学隐喻和哲学意蕴。

《地啸》的文学价值不仅在于其精巧的隐喻系统和复杂的人性挖掘，更在于提供了一种时间跨度的整合与呼啸。60多年峥嵘跨度的《地啸》，留给读者的不仅是人性寓言的思考与反刍，还有斩勘厚土心原的笔灸疗效。

在旅途

微山湖的根

孙继泉

每到盛夏，微山湖水波荡漾，荷叶田田，游人络绎。我从百余里外的鲁地而来，我是顺着流向湖心的河水过来的。

在我的记忆深处，有两条留下深深刻痕的河流。

望云河，流过我童年岁月的河。望云河是穿过我们的村子望云村的一条河。每年夏季洪水暴涨的时候，河把我们的村子隔分为河南河北，两边的人十天半月不相往来，使一个村的人产生了几分陌生感和神秘感。洪水一路咆哮向西流去，裹挟着从上游冲下来的木板、猪羊、没长好的花生棵。河水最终流到哪里去，我们是不知道的。我们几个小伙伴曾经相约沿着大堤一直往下走，直走到天黑。我们出了村，但是却没有走出自己的镇。后来才知道，望云河在太平镇注入白马河，白马河流入微山湖。

对桌的同事家在80华里以外的枣园村。在他的村外，绕村而过的是沂河。第一次见到沂河是个秋天。河里的水清、浅、凉，水中的石头清清楚楚如镜中之物，石头上长的藻类如丝绒粘在上面，被流水冲得飘来摆去。里面的小鱼不是初夏那种悠闲快活的样子，显得惊惊慌慌，像住无定所的人似的。河的南岸或北岸，隔不多远总会有一处人家，一座用石头垒的房子，一个用玉米秸圈起来的院落。院中的树上挂满黄灿灿的玉米，屋后白杨树的树梢上悬着一两个松蓬蓬黑乎乎的鸟窝。这些小院像是一处处驿站，在默默地传递着某种东西。

一个星期天，我和同事从枣园出发，顺着沂河往上走。我们想走到它的源头。他说，沂河的源头在一个叫厂里的小山村，那儿还有他家的一个远门亲戚。到那个叫厂里的地方，已经是午后了。到了这里，河明显地窄了，水也细了，但依然流得劲猛，而且发出哗哗的响声。我们该歇歇脚了，就来到那个亲戚家。他们热情地拿出花生和大枣招待我们。我向他们打听这条河的源头，他们说，这里哪是源头啊，源头离这儿还远着呢，在几十公里开外的尚河。

其实，沂河是泗河的一条较大的支流。沂河在一个叫粉店的地方汇入泗河，泗河流入微山湖。

在微山湖的周边，有多少条这样的河？谁也说不清。有的资料上说是70多条，那是指在地图上标注了名字的，那些直接流入微山湖的河。而那些没有在地图上标注的呢？这些大河的支流呢？支流的支流呢？那些无名的小溪和山涧呢？数也数不清。那年春天，我去邹城市最东端的城前镇采风，这个镇距离微山湖有200多里路。镇上有一条河叫戈河。戈河在城前镇盘桓流淌，最后向南流入滕州的岩马水库，岩马水库下端流出一条河叫城河，城河又流入微山湖。我从镇志办公室找到一张镇地图，惊讶地发现流入戈河的支流就有十多条。这些支流基本上穿连着这个镇上的所有村庄，像一片树叶上清晰毕现的脉梗一样，像一个人身上的毛细血管一样。

我曾经不止一次从邹城经济宁、金乡到单县去，有时候从单县再到曹县。这几年，又几乎一年一趟地陪了朋友去微山湖，从邹城出发，经滕州到微山，然后从微山县城再去塘湖乡码头，从那里乘船去微山岛。这两条路线，实际上已经围拢了半个微山湖。走完这两条路，大约要跨越流入微山湖的80%以上的河流。从邹城到单县，要跨过白马河、石里沟、泗河、幸福河、蓼沟河、洸府河、京杭大运河、龙拱河、老赵王河、洙水河、蔡河、北大溜河、新万福河、老万福河、金鱼河、东鱼河。从单县到曹县，又要经过万福河和东鱼河的6条无名的支流。而从邹城到塘湖，又要跨过大沙河、望云河、北界河、小龙河、北沙河、城河、郭河、新薛河、蟠龙河。它们像茎蓝四散的洁白的根须，像大地伸出的一根根绵长的脐带，养育着微山湖。

从表面上看，这些河水急匆匆地流向微山湖，一去不返。实际上，不少东西都沿着堤路逆水而行，一直到达河的源头。这些东西是微山湖的鱼、虾、蚌、螺蛳、藕、莲子、莲心、芡实、菱角、荸荠、蒲苫、苇席、松花蛋……携带这些东西的是来来往往于堤顶大道上的人，他们是从湖里走来或向湖里走去的生意人。

其实，不仅仅是我们能够用眼看得到，用手摸得着的生活用品，从各个地方流向微山湖的，绝不仅仅是水和泥沙。在上游以及沿途生活着的人们，他们的某些需要流走、能够流走的东西，都交给身边的河了。这些河就承载了无数的特质默默地流淌，昼夜不息。在漫长的流动中，浓稠的变得清淡，脏污的变得洁白，粗糙的变得精细，尖利的变得圆润，单薄的变得丰满。到了入湖口，有的东西已经成熟，有些东西依然稚嫩。它们又在这座湖中汇聚、碰撞、融合、沉淀、发酵、孕育和新生。从湖里回到源头的，也不仅仅是那些仅供吃和用的湖产品，某些裹挟着水气、鲜气和腥气的东西与此同时也在逆流而上，不可阻挡。

我渐渐觉得，在山东的枣庄、滕州、邹城、曲阜、兖州、济宁、泗水、汶上、梁山、嘉祥、巨野、郓城、鄄城、菏泽、东明、定陶、单县、曹县、成武、金乡、鱼台、薛城、峄城、山亭、台儿庄，江苏的徐州、丰县、沛县、邳县，安徽的砀山、淮北，河南的商丘……这个被称作大鲁南的地方，这个环绕微山湖的地方，他们基本上住一样的房子，穿一样的衣服，吃一样的饭食，说一样的方言。他们在这个区域里来回走动，像走在自己的庭院里。他们在这个跨县跨省的范围里买来卖去，自由嫁娶，相互信赖，像一家人一样。

从微山湖走出去的人，像经过加工的茶叶一样，虽然在焙制的过程中改变了形状，在漫漫岁月中裹上了尘埃，但只要泡在水中，就立即现出了澄明的本色。

● 长歌行 ·

高家胡同的旧时光

（外一首）

高发奎

久居胡同，坐在那里
坐骨神经微微作痛
她的嘴角微微上扬
她得意的笑

波尔山羊入了圈
芦花鸡上了窝
虫鸣引来蛙声
蛙声引来犬吠

熄灯的熄灯，失眠的失眠
我在挑灯夜读
胡同的墙上，有花猫信步
有花影摇曳

高高挂起的月亮
沿着望云河
一路向西
向先生问一声，晚安，先生

春天的邀请函

白色的玉兰花，取来
雨过天晴后的云，取来
串起的杨叶，取来
诗集里的字，我认真地取下

我从高家胡同寄去的邀请函
——你收到了吗
春风告诉我
——你的心里话

背井离乡的娃
何时才能回家
分道扬镳的马
是哪个的马蹄铁磨开了花

春暖花开，你从海上来
井底的蛙
卷了卷的年画
说着说着，泪如雨下

社址：济宁市洸河路22号新闻大厦 邮政编码：272017 电话：2343393（综合办公室） 2343207（总编办公室） 传真：2343334 发行热线：2343593 广告许可证：2720004990002号 月价：40元/份 印刷：济宁日报印务有限公司